



英汉跨语言学习里第二语言与第一语言 双向式语言迁移模式探究

刘爱军

(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28)

Research on the two way language transfer mode between second language and first language in English Chinese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Liu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336028, Jiangx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close, and cross-cultural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building a barrier free bridg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and research, language transfer occurs frequently. In the process of mastering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re often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mother tongue (L1)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L2), including positive transfer and negative transfe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cross language influence the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wo-way language transfer mode between mother tongue and second languag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Keywords: cross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transfer mod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Bi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摘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间的互动与交流日益密切, 跨文化语言习得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为国际交流构建了无障碍沟通的桥梁。然而, 在跨语言学习与研究过程中, 语言迁移现象频繁出现, 学习者在掌握第二语言的过程中, 常常受到母语 (L1) 与第二语言 (L2) 之间的相互影响, 包括正向迁移和负向迁移。本文旨在以“概念整合理论”和“跨语言影响理论”为理论框架, 深入探讨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 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的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

关键字: 跨语言学习; 语言迁移方式; 概念整合学说; 双向特性

语言迁移作为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
中备受瞩目且存在争议的议题, 其定义由语言
学家 Odlin 阐释为: 在学习者习得语言的过程中, 已
习得或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共
性与差异性因素所引发的迁移效应^[1]。多数国内外
语言学研究者亦认同, 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会
受到第一语言 (L1) 与第二语言 (L2) 之间相互

迁移的影响, 并对 L1 对 L2、L2 对 L1 的正迁移与
负迁移的认知构建过程进行了明确的阐述^[2]。因此,
针对由语言间共性与差异性所引发的语音、词汇、
句法等语言迁移现象的分析与研究, 概念整合理
论 (由 Fauconnier 与 Turner 提出) 与跨语言影响
理论为理解语言迁移背后的认知机制提供了合理
且清晰的解释, 同时为研究跨语言学习中 L1 与 L2



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关于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的相关理论

(一) 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的提出,源于语言学家 Fauconnier 与 Turner 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该理论扩展了心理空间理论的运作模式,提出了包含“输入空间1、输入空间2、合成空间与类属空间”的四重心理空间概念整合网络。概念整合理论在语言构建、语言学研究及文学研究领域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3]。然而,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概念整合理论的应用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探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从第一语言(汉语)向第二语言(英语)的语言迁移模式。依据概念整合理论的网络模型,本研究将第一语言(汉语)和第二语言(英语)视为两个独立的母语系统与目标语系统的输入空间,并通过跨空间映射将二者连接^[4]。在两种语言系统共同作用下,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会向合成空间进行选择性的投射,经过组合、完善、扩展等阶段,形成新的层创结构。这一过程体现了在两种语言共性与差异影响下的语言迁移现象,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

(二) “跨语言影响”理论

语言学家 Odlin 认为迁移是一种影响,他表明任何一种第二语言在母语里的融合现象,都应归入迁移的综合性定义范畴之内。在二语习得进程中,不可否认第一语言(母语)会对第二语言的学习造成极大的迁移影响,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第二语言或者第三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反作用迁移影响,也就是二语习得过程中存在着 transfer(迁移)、interference(干扰)、avoidance(回避)、borrowing(借用)、language loss(语言缺失)等情况^[5]。于是,国外很多语言学者依据 borrowing transfer(借用迁移)概念提出,借用迁移出现在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方面,致使双语者在一语习得和交际过程中出现第二语言→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现象。而有关这种语言迁移的阐释和国内外学者对“迁移”的界定相关,他们把一种语言中的成分融入另一种语言使用过程的现象定义为综合性的“跨

语言影响”,像第一语言缺失现象、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借用等,由此提出了“跨语言影响”的概念与理论^[6]。大量的语用实例证实了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对第一语言的迁移影响,进而逐步形成了第二语言→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

二、跨语言学习中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性语言迁移模式研究

(一) 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言迁移模式

在英汉跨语言学习里,第一语言汉语对第二语言(英语)的迁移现象屡有发生,即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言迁移模式,此模式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会产生正迁移和干扰迁移的效果。依据概念整合理论,从语音、词汇、句法三个方面剖析第一语言→第二语言语言迁移模式,当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两个语言系统输入空间存在共性对应物时,有助于学习者掌握目标语的系统元素,进而产生正迁移效果^[7]。反之,在系统组织框架中会生成单域或双域网络,影响投射方向,这易对学习者掌握目标语系统造成负面干扰。

(1) 语音层面

由于语音系统有别,英语和汉语语音发音规律不尽相同,但在汉语普通话发音中能找到与英语相似的语音发音^[8]。所以,按照概念整合理论的网络模型构建,可在第一语言(汉语)语音无框架组织中找出第二语言(英语)语音抽象框架的对应元素,从而在两个语言输入空间产生跨空间映射关系,利于简单网络构建,最终助力学习者掌握英语发音。但要注意,一个输入空间仅含一个特定抽象框架,另一个输入空间仅包含与之对应的无框架组织相关元素。比如英语中[θ]与[φ]的发音,能在汉语系统输入空间的无框架组织中找到相似发音元素,即声母“s”与“z”的发音,于是多数英语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将第一语言(汉语)发音的语音元素映射到英语语音框架中,产生语言正迁移效果,有助于英语学习者高效掌握目标语相关发音^[9]。

(2) 词汇层面

英、汉语言之间词性特征(如概念意义、搭配能力、内涵意义等)不同,决定了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系统的两个输入空间在词汇层面有各自不同的组织框架,若其中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



架因扩展构成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就会产生单域网络。具体而言,把已习得的母语(汉语)作为第一语言输入空间的源域,使汉语(第一语言)“一词多义”的语言组织框架扩展为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进而干扰目标域第二语言(英语)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导致英语词汇无用,产生负迁移的语言效果^[10]。例如“看”在汉语中有动词特征,可与电视、黑板、书籍等事物搭配,和“看”语义相近的英语动词有“watch, see, read”以及短语“look at”,当“看”这一汉语第一语言输入空间作为源的语法框架被扩展时,容易造成“watch, see, read”等英语动词与“look at”短语的误用。

(3) 句法层面

语系不同致使英语与汉语在句法层面存在差异,以主从句连接结构为例,第一语言(汉语)在表达从句与主句的逻辑关系时常用成对连接词,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而第二语言(英语)在表达主从句连接结构时只能用一个连接词。也就是说,第一语言(汉语)与第二语言(英语)的两个输入空间组织框架不同,当第一语言(汉语)输入空间的连接词组织框架被扩展时,会生成典型的单域网络,所以英语初学者常受汉语迁移影响,在英语表述中犯错,同时用两个连接词表明从句与主句的逻辑关系,如“although……but”。此外,第一语言(汉语)与第二语言(英语)的两个输入空间提供的不同组织框架存在交织关系,易形成典型的双域网络,使两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部分内容投射到合成空间,建立新的层创结构。例如,“It can't hear by the body itself.”是英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表述,错误原因是在表达被动结构时,第一语言(汉语)与第二语言(英语)两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部分投射相互作用,产生语言负迁移现象^[11]。

(二) 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

不难看出,在英语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让第一语言母语(汉语)和第二语言(英语)充分接触,鉴于汉语语音体系已扎根于学习者知识系统,所以在语音层面不易出现英汉语言的借用迁移^[12]。然而,在词汇、句法、语用等语言层面,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英语)运用时,第二语言语言层面的使用会迁移到第一语言上,形成第

二语言→第一语言的语言迁移模式。

(1) 词汇层面

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会影响本国语言,在词汇方面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首先体现在词汇层面。实际上,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类似借用迁移,主要是一些具有较高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地位和力量的言语社团,接受第二语言(英语)迁移影响后,将一些与教育、科技、商业相关的词汇借用迁移到第一语言(汉语)词汇系统中,在第一语言词汇系统形成语码混用、转换现象,即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英化汉语词汇使用现象^[13]。比如“fast food(快餐)、blue collar(蓝领)、sofa(沙发)、talk show(脱口秀)”等,我国汉语词库中有很多这样的英化汉语词汇,例证了第二语言(英语)→第一语言(汉语)的语言迁移现象。语言研究者还发现,第二语言(英语)的借用迁移使现代汉语词缀化、词义泛化现象愈发明显,如“taxi”在汉语中译为“的士”,随着该词汇普及使用,其中第一个语素“的”的语义更泛化且构词功能增强,还衍生出许多相关新词汇,如“打的、的哥、的姐”。可见,“的士”这一英化汉语词汇语义泛化能力强,可表示所有出租性质交通工具的泛称^[14]。

(2) 句法层面

与词汇层面的语言迁移原理相同,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模式还体现在句法层面的词类转换、句序变化两方面。首先是词类转换,由于汉语缺乏表示词类的形态标记,句法功能是汉语词汇主要分类依据,这使汉语这一非形态语言易受英语迁移影响,发生词类转换现象,如汉语中的形容词、名词转换为动词,动词、形容词转换为名词^[15]。举例来说,在现代汉语中“黑”一般是表示颜色的名词或形容词,但受“hacker(黑客)”这一英语单词迁移影响,“黑”在现代汉语中也用作动词,如“他的电脑又被黑了。”这句话中的“黑”就用作动词。其次是句序变化,这种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现象是受第二语言(英语)句序表达影响,学习者在第一语言(汉语)表达中迁移使用第二语言(英语)句序表达形式,导致句序变化现象。这种语言迁移现象的典型例子是汉语中“是”系词增加,即“是



+ 形容词 + 的”结构常在一些双语使用者的书面语或口语表达中出现,如“她是很善良的。”这一判断句是典型的“是”系词表达形式,而汉语准确表达应为“她很善良”,是描述句^[16]。随着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影响加深,类似语言迁移现象越来越常见^[17]。

(3) 语用层面

研究表明,在语用层面也能发现很多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现象^[18]。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发现,语言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紧密相关,形成不同的语言交际行为或礼仪,当一个人离开本国在另一个国家居住多年后,其语言交际行为会受第二语言影响,不自觉地将第二语言的社交语用行为迁移到母语中,产生语言正迁移或负迁移效应。中国是讲究谦虚、含蓄的国家,这种文化思想影响我国母语在社交语用行为上的含蓄、谦虚,当中国人受到他人赞誉时,会谦虚表示自己有待加强,十分含蓄、客气,于是出现“Where, Where (哪里,哪里)”的中西方交际笑话^[19]。如今,中国英语学习者受第二语言(英语)迁移影响,受到他人赞誉时会用“Thank you”回应表示感谢。随着各国文化不断接触交融,类似语用层面的第二语言→第一语言语言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习惯表达真实感受,不再过分含蓄、婉约,也常向亲人、朋友表达“I love you”。

三、结语

在我国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开展语言迁移课题研究时,通常更着重于第一语言(汉语)对第二语言(英语)产生的语言迁移影响,而针对第二语言(英语)对第一语言(汉语)的反迁移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20]。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发现,在英汉跨语言学习进程中,存在着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第二语言→第一语言的双向语言迁移现象。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用层面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多人了解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双向语言迁移模式。同时,也能让更多人意识到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语言迁移模式在英汉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进而促使更多研究学者关注并探讨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双向语言迁移模式这一领域。

参考文献:

[1] 王初明. 基于“续论”的英汉双语双向迁移实证

研究[J]. 现代外语, 2021, 44(2): 147-160.

[2] 文秋芳, 张虹. 认知视角下英汉双语者的概念重组与语言迁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3): 422-434.

[3] 蔡金亭, 吴诗玉. 汉英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双向迁移效应[J]. 外语界, 2022(4): 32-41.

[4] 张辉, 杨波. 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二语词汇习得的跨语言影响[J]. 外语教学, 2021, 42(5): 1-8.

[5] 李红, 董燕萍. 双语心理词库的动态交互模型构建[J]. 当代语言学, 2019, 21(3): 385-400.

[6] 吴义诚, 李德超. 口译过程中的概念整合与语言迁移[J]. 中国翻译, 2022, 43(2): 59-68.

[7] 许家金, 刘霞.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双语者语法结构双向迁移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3): 1-12.

[8] 姜孟, 王雪梅. 二语习得中概念迁移的理论框架与实证路径[J]. 外语界, 2021(6): 45-54.

[9] 孙有中, 李佐文. 多语习得中的概念重组与认知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2): 272-285.

[10] 王文斌, 崔靓. 英语专业学生汉英双语思维模式转换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1(1): 45-53.

[11] 刘正光, 李雨晨. 语言相对论视域下二语习得中的概念重构[J]. 现代外语, 2022, 45(3): 347-359.

[12] 束定芳, 王惠. 双语者语义概念表征的动态发展模式[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 52(6): 908-920.

[13] 杨连瑞, 潘琳琳. 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迁移研究[J]. 外语界, 2023(2): 32-41.

[14] 何莲珍, 王敏. 双语认知控制与语言迁移关系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4): 582-594.

[15] 戴曼纯, 李芝. 双语者句法加工中的语言间影响研究[J]. 现代外语, 2019, 42(6): 791-804.

[16] 王蔷, 陈则航. 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母语迁移现象研究[J]. 中小学外语教学, 2022, 45(5): 1-8.

[17] 秦晓晴, 毕劲. 英汉写作中的概念迁移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 2020, 41(4): 56-63.

[18] 周榕, 陈诗颖. 双语者隐喻理解中的跨语言影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6): 89-98.

[19] 刘建达, 黄国文.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迁移研究[J]. 中国外语, 2019, 16(3): 34-42.

[20] 张少林, 李崑. 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语言迁移研究[J]. 外语研究, 2022(4): 45-53.

作者简介: 刘爱军(1990-6), 男, 汉族, 江西宜春, 硕士, 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英汉语言。